

Book Review



《黑水灯塔船》
[爱尔兰]科尔姆·托宾 著
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

在被问及“对同性恋的态度时”，不相干的路人总会微微一笑，给出一个表达理解的答案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我是说，若你发现自己的家人就有一位是同性恋，你还能坦然处之吗？到那时，你究竟会鼓励他，给他拥抱，还是留给他

懂得，才是最好的爱

远去的背影？

著名作家科尔姆·托宾的长篇小说《黑水灯塔船》，就向读者讲述了一位男同性恋者的故事。主人公名叫德克兰，他身患艾滋，连续发作两三年，直至病入膏肓的那一刻，才托朋友将实情告知了家人。或许是出于对生命安危的考量，出于血浓于水的亲情之爱，不管怎样，久未联络的家人们，一致向德克兰展开了怀抱，而对关乎同性恋的话题不置一词。是的，你会发现，在这个家庭中，同性恋不再成为一个问题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莫说德克兰，就连他两个同性恋朋友——拉里和保罗，都可以在这个家庭自由出入，同家人们融洽相处。

书中的每个人，包括年迈的外婆多拉，似乎都从一个侧面，通过自身的行为，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，甚至是真理：艾滋不过是一种病，除了轻重的程度，和其他任何

一种病没什么两样；同性恋不过是一种性取向，除了对象的差异，和任何一个异性恋没什么两样。

设若小说的意义仅仅停留于此，未免就太浅薄了，也有流于说教的嫌疑。事实当然并非如此，细读文本你便会发现，同性恋者德克兰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整部小说的引子——正是病入膏肓的他急需家人照拂，才将姐姐海伦、母亲莉莉、外婆多拉三个阔别已久的女人重新聚集起来，在面对同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亲人时，在不断追溯各自的过去和反思当下的过程中，彼此才渐渐地达成谅解，懂得了每一种无言的背后，或许都是难言的无奈，每一颗爱之心，或多或少都被岁月蒙了尘，我们要学着去擦拭，学会去擦拭。

从某种角度而言，德克兰的同性恋身份，或许也是一种暗喻。它暗喻着人与人的关系，暗喻着一种相处之道。当我们认定一些人是同

性恋时，当我们认定一些人是异数时，其实就已经自行封闭了彼此之间心灵交流的通道——我们拒绝走进别人的心，也拒绝别人走进自己的心，隔阂愈来愈深，最终我们得到的唯有孤独。只有当我们从爱的前提出发，交出我的心，为人处事中平视对方，而非歧视，才会懂得对方的心。海伦与母亲之间，母亲与外婆之间，无一不是如此。

诚如评论家特里·伊格尔顿说的那样：这是一本关于“归宁”的小说，揭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，也是一种接近母亲的方式。是的，同样作为一名同性恋者，作家科尔姆·托宾写起这部小说来便显得游刃有余，行文间，松弛而优雅。我们看到，他将自己细腻到渗入骨髓的深情，赋予了这么一个一家人，三个做了母亲的女人，一个身患沉疴的男人，他们轮番摇着黑水灯塔船，慢慢慢慢，靠了岸。

麦浪

Happy Reading



《圣路易斯雷大桥》
[美]桑顿·怀尔德 著
译林出版社 2013年11月

《圣路易斯雷大桥》上，怀尔德陷入了对于生命本质的深度思考之中。他以为：“如果宇宙万物果然有什么计划，假如人生存在什么安排，那么一定可以从这些暴卒的生命中找到蛛丝马迹。要么我们生于偶然且死于偶然，要么我们生

纯粹的状态下悄然揭示生命本意

于定数且死于定数。”圣路易斯雷大桥的垮塌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验室，让我们可以在纯粹的状态下，悄然揭示神意。

怀尔德在《圣路易斯雷大桥》中对那五个坠亡的生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，一方面是为了追问他们死亡的原因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探询他们生命的意义。排在第一位的坠亡者是一对主仆，其中主人蒙特马约尔女侯爵和她的女儿之间虽然不乏爱意与关怀，却因为缺乏相互的理解和有效的沟通，从而长期陷入痛苦的隔膜之中，她们的故事展示了母女之爱的困境。排在第二位的坠亡者是一对双生子中的一位，双生子爱上了同一个女人，其中一个因为爱情而死亡，另一个则变得精神恍惚，失去常态，他们的故事展示了兄弟之爱的困境。排在第三位的坠亡者是一个女伶的保护人和女伶的儿子，保护人不仅对女伶关爱备至，在女伶因毁容而自

暴自弃时也依然不离不弃，他们的故事展示了父女之爱的困境。

五个坠亡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他们都是普通的生命，过着日常的、平凡的日子。他们都有机会去爱，或者被爱，只是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们虽然怀抱爱的理想，却均未抵达爱的彼岸，直到命运发生逆转，直到生命走向终结。比如，一直背负着骄傲和自负的蒙特马约尔女侯爵，她尤其渴望能够回到简单的爱当中，然而当她即将获得那种至福的秘密时，却随着生命的戛然而止终成虚妄。女伶的保护人以自己的行动证明，除了男女私情之外，世界上的确还有一种超越了男女私情的爱存在，只是逝者已矣，被爱者再也无法向他诉说自己的落寞与忧愁了。五个坠亡者的遭遇似乎透露出一个这样的讯息，人类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并尽量做到最好，虽然有时未必如愿——爱在当下，不留遗憾，应该

才是上帝之于人类的真实旨意。从某种意义上，可以说怀尔德笔下的五个坠亡者都是我们中的一员——他们都有复杂、丰富的人性，都有有情、有趣的生活，都有过爱的挫折和伤害。他们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，当然，也可以代表更多的人群，可以是我，可以是你，可以是他。他们的遭遇意味着我们共同的遭遇，他们的困境象征着共同的困境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那座让人坠入深渊的垮塌之桥，我们能够做到的不是侥幸逃避，而是坦然面对。正像怀尔德所说的那样：“我们会被短暂地爱着，然后再被遗忘。但是有这份爱就已足够；所有爱的冲动，都会回到产生这些冲动的爱里。甚至对于爱来说，记忆也并非不可或缺。在生者的国度与死者的国度之间，有一座桥，而那桥就是爱。它是唯一的幸存之物，它是唯一的意义。”

慧远

Good Book



《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》
周耀辉 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年11月

我一直觉得，一个心理强大的人，应该直面疾病且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。然而我错了。《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》里面说的都是具备理性，受过高等教育

我们的恐惧有多少种

的心理疾病患者，他们清楚自己的疾病像赌徒知道口袋里还剩多少钱一样，但是他们照“怕”不误。

怎么会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恐惧症？女生怕蜘蛛、蟑螂之类的虫子很常见，但害怕下巴（难道患者整日戴口罩？），害怕步行（估计该患者是长跑爱好者），害怕地心引力（这个是宇航员？），害怕花生酱沾到口腔（这个好办，不吃就行了）……以英文恐惧症名称的首个字母衡量，26个字母，只缺O和Y，但却有人害怕字母O，就是此书作者周耀辉，后来周耀辉克服了，反倒喜欢上了O，不然我们极有可能看不到这本书，因为恐惧症很少属于突发性，基本上是由浅入深，从敏感事物一到敏感事物全体。害怕一个字母，会发展到害怕所有字母，乃至害怕所有的文字。我觉得上古时期的鬼就患有恐惧文字症，

因为“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”。但周耀辉却是极严肃地介绍了你能想到和想不到（其中多数是想不到）的恐惧症。每篇附上中英文对照的恐惧症名称，更坐实了文章的真实。老实讲，我爱人就有轻微的恐高症和恐水症，害怕走在积水的路上，可是除了在电影、小说里看过幽闭恐惧症、广场恐惧症、密集恐惧症等等——现如今已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恐惧症了。人们害怕的东西的确要比过去多，或者说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，这倒是千真万确。

周耀辉在写实还是在写寓言？C3患有美女恐惧症，所有的美女作家都相信并享受他对她们表达的敬意，随信附上医生证明，使她们觉得C3“是真的喜欢她们的文字，不像一些批评她们的人，其实只看过她们的脸”。D1小时候，

母亲常教导，“说大话，甩大牙。”久而久之，他便害怕万一有了蛀牙，一定是说了太多谎话。于是长大后“在某大跨国机构任职，专心研发麻醉药，服务人民，即使牙痛，也不用看牙医，也就可以继续说谎”。

有人说，假如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怕，天下必定大乱。这种观点混淆了此书对“怕”的定义。也有人说，啥都不怕是不可能的。这种观点属于“怕”的外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害怕一些东西，比如道德律例、失去自由等等。

这些似乎都不是题中应有之义，同时又似乎是周耀辉的弦外之音。它们宏大高远，却可在各类恐惧症中觅见影子。若说到读者之一的我的害怕却实在得很，我怕编辑老爷把这篇书评扔进回收站。

瘦猪

如果您喜欢写书评，欢迎投稿，一经录用，稿费从优。

投稿邮箱: xingqiqishuping@126.com

New Books

《梁思成与他的时代》



2014年1月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朱涛 著

这是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梁思成。他在1931到1948年间，构筑起“中国建筑”体系，并积极思考该体系向中国现代建筑转换的可能。而在1949到1959年间，他频繁进行自我否定和改造，直到最后彻底迷失。

《法兰克福学派史》



2014年1月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[瑞士]埃米尔·瓦尔特·布什 著

虽屡遭宣告死亡，法兰克福学派却令人惊异地不断展示自己强大的生命力；更有迹象表明，它正被新一代重新组合并得到继承发扬。

《南城根》



2014年1月
清华大学出版社
王选 著

一个低处的中国，一座城市的背面，一种生活的本相。南城根是一方水土，一块栖身之地，更是中国亿万底层群体的血脉所在，中国城乡激荡交融的现实标本。

《阿扎克》



2014年1月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[法]莫比斯

莫比斯原作于1974年的幻想漫画短篇集《Arzach》一经问世，便成为漫画史上的大师经典。本书为莫比斯作品的全球首次简体中文版，收录了黑白短篇漫画《绕行》以及“阿扎克”系列彩色漫画。